



报告文学

万里征途

康濯 魏巍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万里征途

——报告文学集

康濯 魏巍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长沙

万里征途

——报告文学集

康 濯 魏 巍等著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7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7,000 印数：1—1,000 印张：2.375

统一书号：10109·1220 定价：0.15元

目 录

插旗一朵花

——记华容县插旗供销社……………康 濯 (1)

万里征途

——记衡阳地区外贸局粮油食品公司押运班

……………陈开国 欧阳仁 (25)
刘国能 王德云

风雨路上

——记戴笃伯……………魏 巍 (41)

五岭山高

——记方惠宇……………张永如 (54)

伏蛇技师江严青

……………王德云 颜菊富 (68)

插旗一朵花

——记华容县插旗供销社

康濯

一

春雨贵如油，春花迎露放。一九六五年三月早春的一个上午，正是露润雨滋的天气。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同志在长沙主持召开的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亲自指名转业军人、华容县插旗商店经理陈雪生在大会发言。他一直微笑着仔细谛听，并几次亲切地半路插话；发言结束后，又立即带头鼓掌，同时热情而又严肃地指出：插旗商店的支农作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旧商业的单纯买卖关系，为落实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闯出了一条新路，代表了社会主义农村商业的方向。

华国锋同志的话，就象那连连飘落、泽厚如油的春雨，成了滋润财贸工作者心田的甘露，并从此浇灌和培育了一朵鲜花！华国锋同志当时还曾伸出热烘烘的有力的手，握着陈雪生的手说：你来地方才一年多，支农工作就做得这样好。要是全省财贸职工都有你这股闯劲就好了！继续努力啊！

陈雪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止不住的颧颧热泪直向腮边滚落。这是多么幸福的泪水！这位经理当时三十五岁，中等个子，身体结实，精气旺壮，黑红的脸颊上已有点连须胡茬儿，

说起话来喜欢举举拳头，勒勒胳膊，名符其实是个抗美援朝战场上以敢打敢拼立过功的老战士。然而这位战士在和华国锋同志握手的时候，幸福无言的泪水中却也含了点儿辛酸和羞愧。他想：我做了什么？插旗商店做了多少事？能值得这样鼓励、表扬吗？能值得吗？

当然，插旗商店是完全应该表扬的，这个商店确有其独特之处。譬如公社社员从田里收工后赤脚进店买鞋，不必担心怎样试脚，因为鞋柜边早备有一缸试鞋洗脚水，一个盆，一块擦脚毛巾。至于在店里或是货郎担上卖百货收土产时，服务更加周到。这些并不重要，华国锋同志表扬他们进行“深刻的革命”那主要是在支农方面。陈雪生是一九六三年初从部队转到商业战线的，刚来时店里生产资料只三十四个品种，以后才一样样增添到三百六十多种。他在店里帮助各大队建立起农具修理组，还及时备好零、配件，保证好几百台打稻机在“双抢”前检修得没有一台开不响的。治棉虫的一千多架喷雾器也架架能用。接着从修理到制造，服务的项目更多了。想想这些发展，自也不容易。然而陈雪生却实在感到：商店该做的还做得太少，做过的也都是大家按照毛主席和党的教导去做的；他个人可有什么能耐哇！

他在部队十几年，对商业一窍不通；加之自己又生长在湘南山地，对洞庭湖边主产粮棉的华容水乡的农事、人情也不熟悉。插旗，是华容有名的市镇注滋口区供销社下边的一个商店。记得那年三月他到插旗，从注滋口过藕池河往北，一马平川，好田好水，有点山丘也不多，似乎处处都富庶得鱼米涌流不尽。听说插旗这地方是宋朝官军讨伐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时树旗杆之处，陈雪生感到很不舒服。想起那杆旗早倒了，现在当

然应该牢牢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他上了班，白天同副经理陈载带一道挑货郎担串队，晚上回来组织大家学毛主席著作，同大家谈心，学称秤、量尺，看着说明书认农药。困难多得很。不过毛主席讲过三句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调查研究”、“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这样，他便经常下队出工。抗旱车水时脚踩肿了，他也轻伤不下火线。同时，看不懂的他就问。他见水车上断了个车闸子，有人找来一节柳枝代替，可没车上几下又断了。附近一个社员的锄头楔烂掉了，七寻八找配不上。怎么回事？陈雪生这里瞅瞅，那儿看看，紧锁着双眉找人打问，那神情就象要马上从显微镜里找到病原细菌似的。

“湖区缺木头哇！这号小东西又从没看到哪个商店供应过！”一个老农告诉陈经理。

陈雪生回到店里，碰见有人正在卖一张牛皮。咳！春牛如战马哪！听卖主心疼地说，牛是犁田时不慎吃了沾着农药的红花草子，中了毒死的。陈雪生也心疼得双眉锁成了疙瘩。他小时候放过牛，想起牛犁田、碾米不都有个竹篾编的嘴笼给戴上？于是便又问卖牛皮的社员。社员说：

“我们这里没竹篾，供销社又多年不卖牛嘴笼呀！”

没料到问题都追进了商店、供销社！陈雪生找职工们商议，可有人说：

“喜鹊年年叫，支农没有巧，上面分，下面调，管他缺不缺，由他要不要！”

嚯，还是顺口溜！陈雪生两丛粗黑的眉毛往上一耸，眼看就要发火了。要知道他当时转到商业部门，是响应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部队要带上政治思想工作的传统去支援

商业的号召。而他来商店后，就抓了思想工作；现在，政治方向的问题也出来了！不过副经理陈载帮给他刹了刹火。这位比陈雪生小三岁的本家同志过去原是个商业劳模，对他说，这种顺口溜，其实主要也只是对工作不满的一点表示。原来他们商店也搞过生产资料支农竞赛；以后却不知怎么搞的，没人管了，连犁田的牛鞭和船上的浆圈都没得卖了呀！

“店里一分钱可以买两根针，为什么一分钱不可以买两个水车门子呢！”陈雪生好象是下了决心，发了狠心，边说边咬着牙巴骨。“莫讲这是小买卖，我看里头有大方向！何况店里犁耙、水车这些大农具也没有！生资柜冷火凄烟的，百货柜倒那么大，这不是方向偏了？我看应该专设个生产资料门市部！还得设大些！”

陈载帮听得好高兴哪！他眼睛不好，可兴奋的泪水照样在腮边滚落。当时他正申请入党，听了经理的话，顿觉自己跟党靠得更近了。

那是一九六三年六月，插旗一带大旱，官山大队正缺水车，急需解决。过去区供销社不让商店经营大农具，理由是交通不便，运费高，赔本。下边要买时得上县城跑远路！陈雪生认为这种情况极不合理，拿起电话立即跟区供销社讲理、要货。对方却说，你们商店干这种事，那是“黄瓜打锣——丢了半截”！陈雪生肝火直冒，提起腿就往汪滋口跑，一口气跑二十里，到了区社，把经营大、小农具的问题都一起提了出来。谁知人家说，经营那东西是“糠饼回榨——油水不大”！什么丢黄瓜，没油水！社会主义商业当然要讲利润，可这不明明是利大干、无利不干的利润挂帅？陈雪生坚决反对！区、社有个负责人对他又批评又解释，他听不进去，一口气回到插旗，派了

职工和板车，带上买主的款，去注滋口拉回两挂水车送到了官山大队。然后他又派人从外地购进一批杂木棒和竹梢树尾，组织铁木工匠办起小农具工厂；同时也增设了生资门市部。他们商店里和货担上，从此就真有了一分钱两个的水车杈子，两分钱一个的锄头楔子，牛身上用的鞭、绳、嘴笼也样样齐备。社员欢欢喜喜，县和地区也开始注意并议论着要发给红旗；但供销社系统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背后说道：“干商业，管那么多干吗？哪个听说过车杈子起家的商业红旗？还是抓钱水要紧！”

陈雪生自然也抓钱水，因此当而没人敢说他不对。就连区供销社那个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有点成绩，不过那人却也仍然劝说陈雪生最好少管些九州外国的事。而老陈当然不会管到外国去，但也照样没少管该管的事儿。尤其是一九六四年，插旗一带闹水灾，陈雪生组织全体男女职工四处送蓆蓆、晒蓆、子蓆去抢险，又发现有个队早给分配了防汛物资，因缺钱一直没买。他还碰见官山大队一个使牛的贫农社员，牛有喜六，他却穷得没蓆衣，一遇雨季几十天，可怎么过？老陈叫他给商店卖点禽、蛋、土产，换件蓆衣吧，人家却什么也没有。老陈去他家看了看，办法想到天上也只是帮人家“搞卫生”，凑了点破铜烂铁和碎布头旧棉絮，总算给人家对付了一件蓆衣。但陈雪生对那个没钱买农具的生产队却帮不了忙，只不过他从这些事又开了点儿心窍，感到商业支农不能满足于搞点生产资料。如果生产不发展，集体不富足，社员不宽裕，农村商业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他又开始带上职工，去生产队办基点，从抓生产着手做工作。

当然又有人说开了话：“哼！外婆送亲——这硬是多此一礼那，何必！”

陈雪生又翻出毛主席关于在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的教导，不久便学习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他越学越感到自己并没有错。然而还是区供销社那位负责人，竟又批评他这样搞是什么“越轨离行”，“超越职权”，“不懂业务”，“不合规定”！尽管那位负责人也是个好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几次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县供销社还支持了陈雪生办基点，但斗争当然并没有结束。何况陈雪生当时对农村商业发展方向的认识也还不深刻。他同店里的劳动干将李厚云在一起办点，这老李只顾干劲劳动，带动大家；他陈雪生劳动以外当然还要动脑筋，拿办法。而他的办法只是谁缺口粮就借米，并想卖掉自己的手表给队上买化肥；早派工，晚开会，也一概归他管。这么干对不对路？他问李厚云，老李回答说：

“你问我？你是领导哇！”老李是个老实巴脚的粗汉子，本地人。“不过你想拿手表换化肥，只怕队上的窟窿你填不满！”

“那你讲讲要怎样搞嘞？”

“这呀，”李厚云说，“你看怎样搞，我就怎样搞呗！”

他们就这样忙得熏天黑地，可生产面貌改变也不很大。因此，陈雪生在同反对他的人做斗争时，自也难免会感到有些压力。

而正是在当时，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发出“双学”号召后，立即向湖南全省财贸战线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财贸怎么办”的问题，并从大量材料中发现了插旗商店的事迹，又立即派来调查组总结经验，随后便指定陈雪生参加了一九六五年的省财贸会议，并在会上进行了表扬。这对陈雪生

当然是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况且他从华国锋同志的表扬里，还记起了调查组帮助自己认识了问题——办基点不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光靠一切包办，那怎能办好？他想，这事本来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啊！但是没有……因此，在省财贸会议上同华国锋同志握手的时候，陈雪生在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之中，又不免感到有点羞愧和辛酸的味道！

二

陈雪生回到插旗，仍旧继续办基点。办得同过去自然不一样。他已传达了省财贸会议和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不久又上北京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然后他就带领职工，调查了商店附近各个大队、生产队的田、林、山、水，走访了社员群众，把那一时期学到的许多东西和华国锋同志要他们“继续努力”的指示，认真贯彻到商店门市部、仓库、支农小厂和基点队等各个部门。

基点队也从一个发展到四个不同类型的农副产品生产培植点。陈雪生自己蹲的是同富大队第九生产队。这个队人称“好穷队”，因为田土、水利都不错，就是只摘稻谷加稻草，单打一，派购的三头猪，也要从外面买来才能完成。这怎么行！老陈一上手就抓牲猪，建猪场，把“一头猪就是一个化肥厂”的道理说得个花团锦簇。大队副支书陈炳树是一贯支持陈雪生的；队长黄松林更是个一身火气的小伙子，正舍死舍命追求进步。陈雪生一来，黄松林就陪他住在猪场，还派人外出学习养猪经验；又发动社员投资养鱼、喂鸭、种药材。正搞得热火朝天，谁知有一回老黄竟对老陈说：

“哎呀呀！有个大队负责人给我压板子哪！说商店这样子

什么都搞哇，秋后粮食上不去，可要找我算帐！”

“嚯？你怕啦？”陈雪生忙问。

“怕？有你在，又有副支书陈炳树支持，我才不怕呢！”

“那我们就跟秋后算帐派斗一斗！”

“对！非要跟他拗一拗，搞个五业兴旺，全面丰收！”

他们步步为营，有了点收入又栽树、种麻、开粉厂，粮、棉生产更是种子、化肥、农药样样讲究。果然一年就见成效，二年面貌大不相同。陈雪生在同富办点九年，办得牲猪大发展，粮棉过“纲要”，并有了大小机器六十八台和一个综合加工厂。大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九队更是先行一步。

当然这是后话。陈雪生办点也并没死守住同富九队不动窝。后来他还从插旗商店调到了注滋口供销社担任主任，又调到插旗公社供销社当主任，这样直到现在。他有事不在点上的时候，就由他的助手李厚云管事。这位老实巴脚的老李后来也担任了供销社的生产培植股长，不过他仍然是只抓劳动。没料到有一回陈雪生忽然要他多抓抓工作，可把个老李急得直嚷道：“我的个陈主任哇！我能多抓什么工作？我不会，不会抓呀！”

“不会？不会就学呗！”陈雪生说，“你都当了股长哩！怎么不能学着多抓抓啊？”

“那你就教教我吧！我倒也硬是想干劲学学你哩！”

“你捧我？”陈雪生浓眉一耸，不大高兴。“你比我大十岁，能挑二百斤！可我才挑到一百六呢！何况好多工作我根本做不来，还非得靠你不可！”

“靠我？什么事？”壮敦敦粗悍虎实的李厚云有点发愣。

原来眼下就有这么回事。陈雪生常常碰到社员找他的货郎

担买茶叶，可他往往没有。华容县从没种过茶。老陈脑子里转悠了一两年，想要种种茶树。最近已得到上级同意，茶树苗都在给他们调。老陈也早计划好，要把官山大队附近一座名叫仙人洞的荒山开出来种茶。那座山在一九五八年挖开土种过点茶树，因没人管，又荒了。老陈一趟一趟上山察看，一个一个找人打问，可看到的是光山一座，听到的是盘古开天就没种过东西，还说一九五八年种的茶树不是因为没人管，而是干脆没长活。嗨，这还是好多老信子说的呢！可是也另有几个老信子说，他们穿开裆裤的时候，倒是听见那时的老信子讲过，仙人洞山上长过茶树的……眼下已是一九六五年冬，开山种茶是搞冬修赶季节的事，陈雪生怎不急得闷火中烧哇！他只好找这位本地土生土长的供销社培植股长李厚云拿办法了！

李厚云骑马蹲裆似地站住想了想，问道：

“这个事，你找沈三爹问过没有？”

“沈三爹？我没找过！所以我说要靠你哪！”陈雪生抖抖粗黑的浓眉说。

于是两个人到了沈三爹家里。沈三爹唔唔两声不说话，带着两个人就上了仙人洞那座山。这位老人腿脚麻利山路熟，什么坡坡坳坳都走到了，最后把他们领到了一个平坡上，伸手一指：

“看，这不是！”

啊！真是一棵老茶树！坳背上还有茅棚、火灶的残迹！这就是说，山上还有人住过！

一九六六年元月，仙人洞上举行了三百多人的开山典礼大会，然后就动工挖山。陈雪生担任指挥，领着大家冒着寒风干得热火朝天。接着，民工们回去过了几天春节，再来工地后，

没等雪化就挖菟栽茶树。以后年年开年年栽，还按照群众意见，取名为红光山茶园，就这样搞成了华容县第一个茶叶基地。

陈雪生马不停蹄，离开红光山，又搞了个基点发展芦席，并时时想着多种经营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在开始一个字一个字钻进钻出。他甚至还想要发展香料，种了点留兰香呢！

为了方便群众，商店还进行了很多改革。在生资门市部，半担箩、一只粪桶都可以卖，又实行了农具上油、箩筐上索、锄头上把、斗笠上络；过去犁头坏了尖就成废铁，现在用砂轮磨尖又能用，甚至簸箕烂了也要收回弓子派用场。

一九六六年春，华国锋同志又让陈雪生参加了另一次省财贸会议，并又一次亲手给他授了奖状。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难于开展。一九六七年，华国锋同志出来筹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陈雪生想，局面大概快要稳定了！为此，他高兴得醉眯眯的——他是爱喝两口酒的哪！嘴唇沾上那么一两半两，干什么都劲头十足！可是万万没想到，正在这当口，供销社里有个历史不清、后来查出是阶级敌人的什么头头，纠合几个不服改造的资本家兼地主以及被开除的家伙，还有几个受蒙蔽的群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谬论的支持、煽动下，猛然对陈雪生来了个大字报围攻战，造谣、污蔑插旗供销社是什么“黑样板”，陈雪生办的点是资本主义“黑点”，举的旗是资本主义“黑旗”；还说陈雪生是“走资派”！在一片打倒声中，陈雪生被关进注滋口供销社并且开始被揪斗！

这时陈载帮不慎在劳动中受伤，引起视神经严重萎缩，正回到注滋口家里养病。他早已入党，并接替陈雪生担任插旗商店的经理，即使病得不行，也还送货下乡和办点。读书看不清

字，他就找人念，并买了个收音机从广播上学习。可是他看到陈雪生的不幸遭遇，他却比眼睛瞎了还难过，学习也受到影响。他打了点酒，把陈雪生偷偷找到家里来——那些看守陈雪生的职工，有哪个不对他偏着向着！不过陈雪生这一回却喝得很少，说的话倒是很多很多！

陈雪生原是个小要饭的，母亲早死父亲患病。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参军，在荆江分洪工地立功两次。一九五三年入党，入朝后全军操作示范中十发十中，学文化中立功一次。一九五五年回国，提拔为连队副指导员。转地方搞商业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本着毛主席教导办事。他有缺点有错误，愿意接受批评教育；不过他办的供销社却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黑旗、黑点，而正是社会主义的红旗、红点。这两年更是党和华国锋同志亲自发现和栽培、灌溉的一朵香花！他自己也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哪里沾得上什么“走资派”！骂插旗，批陈雪生，他感到这决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事，而是妄想拔掉党和华国锋同志培育的、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红旗，再树起围剿杨么的那一类封、资、修黑旗！可他陈雪生不干！他告诉陈载帮说，那个什么头头要他写罪行交代，他不仅一个字不写，而且声明了自己有功无罪！那家伙历史问题都没搞清楚，他“造反”，“造”谁的“反”？他连关都关不住！我还在院里搞劳动，开出一块闲土种了菜！要叫菜苗冲出土，开出花来！

在这同时，同富九队队长黄松林到了插旗商店，商量下一段化肥、农药、物资的供应计划。那当口是李厚云守店，他突然变得跟黄松林有仇似地说：

“什么化肥、农药！哪个还管这一套！”

“唏！”黄队长懵了，火气也给人家憋闷得冒了出来，

“老李，你敢不支农哪？”

“我支农？哼！”这位老实巴脚的李厚云，倒冒出了从没发过的火气，“插旗支农是黑旗、黑点、黑样板！注滋口大字报贴满了，陈雪生都关起来挨批斗、被打倒哩！你是躲在家里守老婆，这样的政治形势都不知道？啊？”

“真的？那是哪个狗豺狼找死哩？”黄松林急得又蹦又跳，“哎！你这个鬼老李！这样大的政治形势，早不把个讯！”呼的一转身，一阵风冲出商店去了。

这个队长一路往家跑，一路广播那个“政治形势”。实际是一路上点革命火，扇正气风。忽然想起应该找副支书陈炳树商量商量，又考虑到陈炳树也是个有人想要冲击一下的当权派，只好回大队后偷偷去看了看人家；得到了人家的默许和暗示，便决定动员、集合点人去注滋口，死活也得把陈雪生要回队上来。

谁知不用动员，只听外面在喔唷喧天地你呼我喊着，叫去注滋口保陈雪生。黄松林赶快冲了出来，大步流星抢先就走。同时又根据陈炳树的暗示，一边找人布置写些大字报带去，并布置了还要另带一件东西……

人越走越多，一路上到处都有人加入进来，从插旗到注滋口前后经过五个大队，队队有人去，最后男女老少来了五百多。黄松林自然而然成了大家的领队。二十里路眨眼儿就到，过藕池河，进注滋口，立即有人放鞭炮欢迎。黄松林大手一挥，街上和供销社院里原来那些大字报被数不清的新大字报覆盖了：“陈雪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贴心人”、“陈雪生有功无罪”、“陈雪生举红旗，办红点，开香花，锄毒草，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进到供销社大院，黄松林让大家静了静，就喊出那个什

么头头，当面质问：

“陈雪生这样的好干部，你们要揪斗、打倒，安的是什么心？”不等那头头和他身边几个人装出威风说出话，黄松林又命令一般大声说道：“把陈雪生主任跟我们请出来，快！我们找他有事！”

陈雪生很快出来了。他模样、气色都没变，走到台阶上，对着院里院外满满荡荡的社员群众，两眼慢腾腾溜着圈儿看了看，正要开口讲话，陡然又眼红心酸地没讲出话来。这时黄松林却一回身，一招手，喊了声“拿来”，后面人群马上让开了一条道。只见两个穿着整齐花衣服的妹子，肃穆庄严地抬着一面好大好大的镜框奖状走到了前面。这就是黄松林动身时安排写大字报的那一阵，又布置要带的另一件东西。这是用镜框玻璃嵌着的奖状，上面写的是：

“陈雪生同志落实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大大有功，特予奖励。”

下面落款是同富、官山那一片五个大队贫下中农敬赠。

然后，黄松林从那两个妹子手上接过镜框奖状，又恭恭敬敬交给了陈雪生。陈雪生也象他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两次从华国锋同志手上接过奖状似的，把镜框再翻得面朝群众，向上举了举，同时眼眶里却有几滴水珠落下……

黄松林又叫两个人再接过镜框，送到陈主任家里去；然后又对那头头一伙说：

“关于陈雪生同志，我们要接他回大队！”

后面几百人忽然也跟着喊起：“我们接他回去！”“这就接走！”……

这时陈雪生却浓眉一耸，说道：“同志们！我在这里好好